

当电视里播放远去的背影的时候,我又一次与话剧老前辈邂逅,一个鲜明的印记悄然而至,纪念话剧百年的日子来了。...

你羞愧吗?我们扪心自问。这样的羞愧已经不仅仅在今天。我们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啊,可是辉煌已经不在。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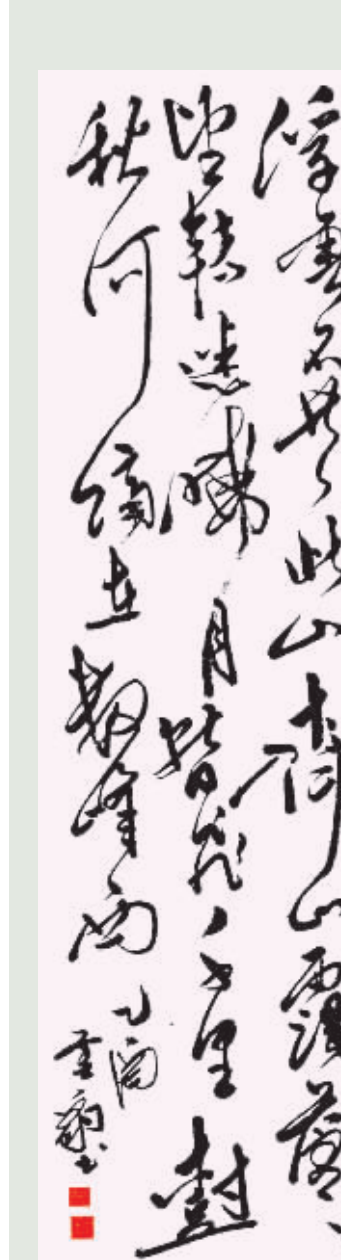
是啊,我们的演出越来越少了,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河南还有话剧院。前不久山西话剧《立秋》到郑州演出,有观众说看到舞台上的活人了。...

我想去北京看看纪念演出,又想看他怎么样了?我已经不写话剧了,可是不看还是不安,哪怕是看话剧最后一眼,看别人怎样红火,怎样风光,看别人有什么仙丹妙药,能使话剧永葆青春。...

校对是出书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,是一项极为细致而又艰苦的工作。校对的磨人、缠人、急人、累人、困人、煎人,难以言表。...

性情急躁的人,当不了大作家,也最好别出书。出了,不是急死,也会气得发昏。改造性情急躁的人,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当两年校对员,这是培养耐性、韧性的最佳“平台”。...

险绝 佚名 出书的难度在校对,校对的难



浮云不共此山齐,山色有无皆在诗。晓月曾飞高树里,秋河隔在雪峰西。李金豹书

在纪念话剧百年的日子里

北京正举办着话剧盛大的节日,看到同行们的新作演出,说不出的欣喜羡慕,看到一台好戏演出结束一遍遍的谢幕,看到谢幕之后观众还不忍离去,真想说话剧和舞台真有魅力啊。...

一天中戏老师写的话剧演出了,是很好的剧本很成功的演出,第二天,老师上课,只见一束百合花摆上讲台,那是老师的祝贺。...

当我回来的时候,我们剧院正酝酿自己的纪念演出,恰逢建国55周年。40年以前演出的《龙马精神》要恢复片断,20年以前的《水上吉卜赛》重新排练,还有诗朗诵,经典片段一并上演,话剧院有了新的生机,生机孕育新的希望。...

大家小品

关于校对

度在消灭错别字,消灭错别字的难度不仅在连接不断的、防不胜防的误植,还有最值得警惕的作家本人的错误。如书稿由作者自校,自己刀割不了自己的把,那后果是很可怕的。...

郑邑旧事

郑州市的医院为何称“分院”

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、第二人民医院、第三人民医院、第四人民医院、第五人民医院,称“一分院”、“二分院”。其实,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习俗所致。...

郑地风俗

老郑州饮食业中的主体菜系

最佳季节。名店有豫顺楼、美新、天一饭庄。著名菜肴有溜鱼焙面、扒猴头等。北京菜系。简称“京菜”。特点选料精美,注重制汤,菜肴四季分明,油而不腻,淡而不薄。...



红色的回响 高定坤

新书架 《高考年轮: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》

200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三十周年。本书以高考制度沿革为经,以高考学子的命运沉浮为纬,全面、生动地再现了恢复高考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。...

连载

汉皋说:“家里有大太太,老哥不随便明说,让你多想想。”彩凤丢了句: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吧。”...

连 载

夜里,彩凤睡醒了二少爷,独自站在窗前,居高临下地看着小武子的住房。月光淡淡,小武子屋里黑洞洞的,此时此刻她真想看到小武子的身影。...

王雄 著

把扑上去,紧紧地抱着小武子的双腿,用力往上顶起。苗嫂一个劲地埋怨道:“小武子,你寻哪门子短见呀?这银楼里不愁吃不愁穿,活着多好呀!”...

王雄 著

苗嫂手一松,一屁股跌坐在地。苗嫂喘着气说道:“小武子,我知道你心苦,人家都当二少奶奶啦,你还想怎么着?”...

王雄 著

苗嫂手一松,一屁股跌坐在地。苗嫂喘着气说道:“小武子,我知道你心苦,人家都当二少奶奶啦,你还想怎么着?”...

王雄 著

苗嫂手一松,一屁股跌坐在地。苗嫂喘着气说道:“小武子,我知道你心苦,人家都当二少奶奶啦,你还想怎么着?”...

胡爷抬头看了看天,说:“看这雪的样子,满东北怕是在都在下,满东北都走运,也算不上什么运了。”

“胡爷啊,改个名吧,叫胡鸡巴扯算了。你知道不?从沈阳往北,这会儿还他妈冻得硬邦邦的,雪是能下,下不成棉团雪,再往里,也有可能下,可哩哩拉拉地,早变成雨了。来,往高点儿抬,我要撒尿,我这儿一高兴就想撒尿。”...

棉团雪还在下着,老关东回头看了看,这些人都是他在关里往外的一路一路搜罗来的,这些人中没有舜种,娘们是娘们,汉子是汉子,没点硬心气是不敢走上这条路的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

“来,把椅子抬高点,再抬,再抬,举过头,好,就这样。”老关东说着,解开了裤子,他准备把到沈阳前的这泡尿也撒得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怪叫,那声音极凄厉、极恐怖,让所有听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动作幅度极大的冷战。...